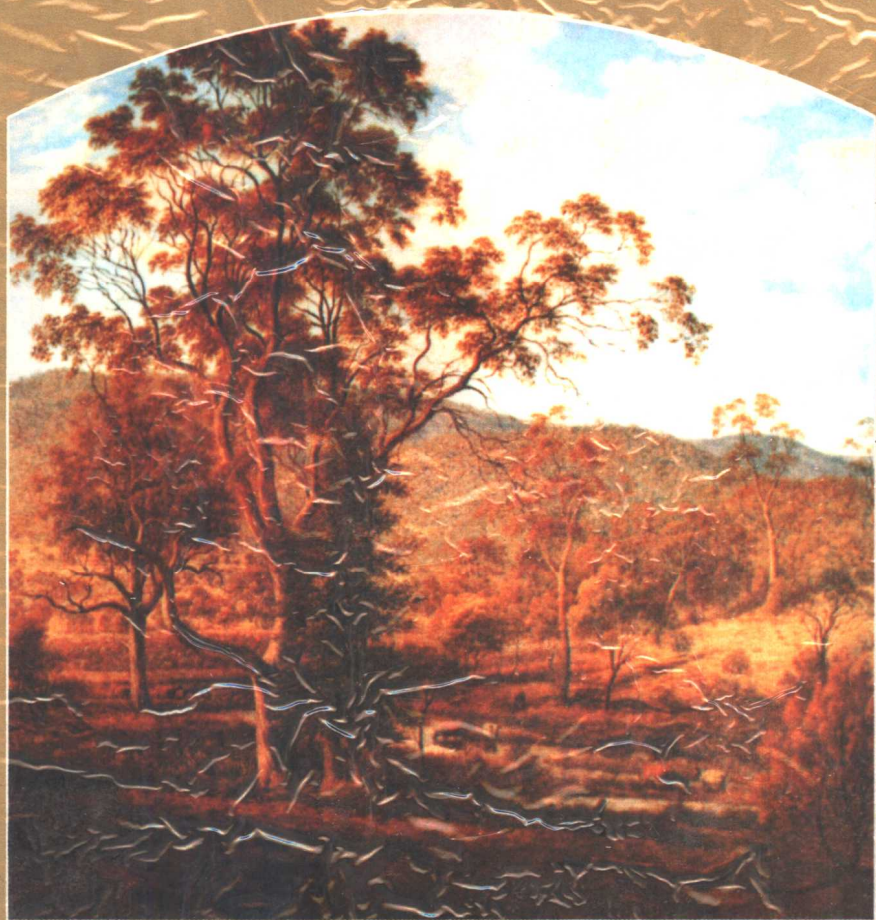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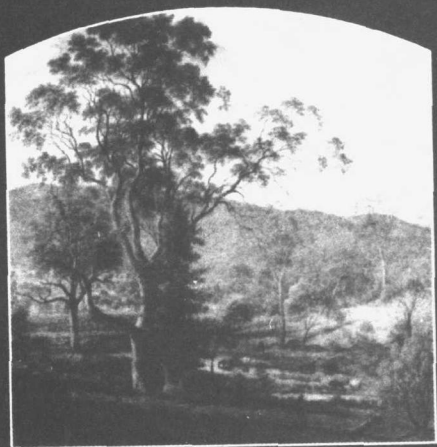
日 本 卷

# 世界散文经典

柳鸣九 主编 高慧勤 选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 世界散文经典

日本卷

柳鸣九 主编  
高慧勤 选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0331819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散文经典：日本卷/柳鸣九主编，高慧勤选编。—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 8

ISBN 7-5313-1741-9

I. 世… II. 柳…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世界②散文—作品集—日本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2146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110001)

凌源市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470 千字 印张：16  $\frac{5}{8}$

印数：5,000 册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责任编辑：邵 丹

责任校对：马寄萍

封面设计：冯少玲

版式设计：马寄萍

---

ISBN 7-5313-1741-9/I·1524

定价：24.50 元 (全套定价 196.00 元)

## 出 版 声 明

《世界散文经典》个别著、译者地址不详，为迅速将稿酬寄出，请有关著、译者及时与我社外国文学编辑室联系。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六月

## 内 容 提 要

本丛书由我国著名外国文学权威柳鸣九先生主编，八大外国文学专家负责分卷选编。

本丛书共分八卷，每卷近五十万字，囊括了美、英、法、意、日、俄苏、德语国家、西班牙及拉美等国家由古及今散文创作的经典佳作。本丛书有意识地拓宽散文领域，包括了抒情散文、记事散文、哲理散文、演说辞、书信……等多种散文样式，内容丰富，异彩纷呈，所选篇目在内容、译文上均力避与以往各类选本重复，首译篇目众多，特色独具。

一流的编者、一流的作品、一流的译介，保证了本丛书一流的质量，堪称读者阅读、收藏之最佳选本。

## 《世界散文经典》编委会

**主 编：**柳鸣九

**副 主 编：**李勤学      张东平      胡荣威

**丛书策划：**王 强      邵 丹

**常务编委：**邵 丹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强      王逢振      吕同六      朱 虹

朱景冬      李辉凡      李勤学      张 玲

张东平      邵 丹      柳鸣九      胡荣威

高 莽      高慧勤      章国锋      黄锦莉

**美术设计：**李勤学      冯少玲

# 总 序

柳鸣九

散文的国土有多大？它的疆界在哪里？它的边缘如何划定？

凡谈论散文者，凡选编散文集者，谁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地域学问题。

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对散文如何下定义，如何作界说，文艺学讲义、博士学位论文对散文如何进行辨析，这与一般广大读者对于散文的看法与概念相比，只不过是学术象牙塔里的事、云端里的事，一般的读者往往是不大理睬的。我们知道，在社会现实生活里，经常流通、为人常见的那些文化成分，对于人们文化观念、文化模式的形成，总是要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至少要起约定俗成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不难理解，一般的读者对散文的理念，他们心目中的散文模式，往往不是来自教科书与学位论文，而正是来自他们常见到的、常读到的那些散文作品。

在中国能识字读书的人群中，出身于书香之族、家学渊远流长、自幼饱读经史的“上帝的选民”，乃系极少数，多数人所受的教育都是“大众型”的。根据我自己的经历、以及我周围人们的经

历,在一般人所受到的那种“大众型”的启蒙教育与中小学教育中,《唐诗三百首》与《古文观止》是两位重要的老师,而《古文观止》对于这大众型的智识层形成民族传统散文的概念,正起了某种准绳式的规范作用,特别是其中像《陈情表》、《归去来辞》、《滕王阁序》、《陋室铭》、《进学解》、《岳阳楼记》、《醉翁亭记》、《赤壁赋》等这样一些为青年学子广为背诵的名篇,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散文典范。

五四以后,散文大为发展,于是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里,又多了一些传诵的名篇:《背影》、《荷塘月色》、《寄小读者》、《我所知道的康桥》……等等,中国散文中这个一脉相承的传统,实际上代表了整整一个族类,其特点是抒写的内容不超出自我的半径之内,或为自我的见闻与感受,或为自我的辨析与哲理,不外林园山水、花鸟鱼虫的景观,修身养性的道理,经历行止、身边琐事的感言,形式上则单独成篇,文章结构内敛凝聚,布局谋篇甚为讲究,遣词造句力求精炼,统篇追求自我的性灵、雅美的意趣、闲适从容的情致,只要一讲起散文,人们首先就想到了这个族类,就把这个族类当作散文的本体,散文的“王室”。

这就是一般人的散文观的由来,是一般人心目里的散文范畴、散文领地。这种散文范畴观可以说是在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因为,人们是出于愉悦的需要而向这种散文倾斜的,要知道愉悦的需要毕竟是“芸芸众生”在文学阅读中最原始自然、而又合情合理的需要,而一旦这种散文范畴观形成显观,又有致力于审美观营造的学者与才人用理论形态来加固与定型这种自发自然的倾向,如,最近就有一个颇有影响的散文选本的序言,明确地认为,历史上的散文名篇所写的无不都是“身边琐事”或“个人的一点即兴的感触”,因为“身边琐事”构成了“一个对散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按照这个散文范畴观来选编一个散文集,定可得到闲适性美文之一大汇编,何尝不是一件美事?近几年来国内的散文出版热,大抵就是因编这类散文、写这类散文蔚然成风而才不断升温的。

春风文艺出版社再三约请我主持这套世界散文的编选，我力辞未果，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把他们力陈的这样一理由听入了耳：春风已经有世界短篇小说经典、中篇小说经典等几套书，想再搞一套散文选以成笼配套；另外，还有一点促使我不禁心动：在散文选本如林的情况下，是否就已经绝无用武之地了，是否就不可能另辟一蹊径？现在，什么人都讲究个“迎接挑战”，讲究个“我得尝试一次”，轰然而过的大浪潮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大时代生活中过于平淡无奇的我辈何不也“尝试一次”？即使遭到了挑战失利的惨烈，至少也可以仿时尚青年人那样悲壮地说一句：“我尝试过了。”

另辟蹊径，其实也谈不上，不过，自己的考虑与立意还是有的。最主要的一个立意，就是拓宽散文的国土，扩大散文的疆界。当然，“拓宽国土”、“扩大疆界”是说得过于雄伟了一些，其实，精确的说法，应该是重新确认散文固有的领土。

在散文的国土问题上，让我们把亚理斯多德、文艺学讲义、辞源与博士学位论文放在一边，还是从简单的文学事实出发吧。

对于文学的发展来说，书面文字的产生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文学史往往都把文学的起源上溯到书面文字的出现。文字产生之后，就不外用于人类各种实际活动中的记事、论说与歌咏的需要，自然而然逐渐就要讲究文字上的修辞与技巧。如果说文字的产生再加上修辞学，离诗歌、小说、戏剧还很远的话，离文学散文就只有一步之差了，不要以为直接用于人类的祭祀鬼神、宗教迷信、公文告示、记事备忘、奏启呈文等等各种实际活动的书面文字，是绝对与文学散文无缘的，如虫蛆怎么也变不成蝴蝶，恰巧相反，直接为这些实际活动服务的书面文字，只要是说得头头是道，明晓透辟，情词并茂，很容易就可以上升到文学散文的领域，辞职书写得恳切感人，就有了李密的《陈情表》，与朋友闹纠纷讲理头头是道，就有了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祭鬼神，慰亡灵之作写得悲怆苍凉，就有了《吊古战场文》，诸葛亮的《出师表》其实就是打上去的一份政策分析报告，骆宾王《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是一张写得很讲

究的公文告示，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不过是写得义正严词的党争中短兵相接的争辩，而这些文章，都已经成为了中国散文中公认的精品。

众所周知，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早于文学活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也远远大于文学活动的需要，而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实际文字语言，正是文学散文可能滋生也比较容易滋生的温床，如果笔者不是在歪着嘴巴说理的话，那么就可以下结论说，散文艺术是文学中最古老的艺术，它的资格比小说艺术与戏剧艺术都要早，而散文又是文学中疆界最大的王国，它的幅员比小说与戏剧要大得多。

其实，在文学的版图上，除了诗的王国外，剩下的就是散文的莽原了。戏剧与小说这两个王国，也基本上是在散文的莽原上建立起来的，而且是后来的事，没有散文作基础，小说与戏剧两个王国的独立与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小说与戏剧有了高度发展之后，我们仍经常在它们的殿堂里俯首即可看见由散文所构成的殿堂地面，雨果的《悲惨世界》中滑铁卢一章，实际上是法国人大制作的惨烈悲凉的“吊古战场文”；博马舍的名剧《费加罗的婚礼》中主人公那段在剧本里举足轻重的著名独白，本身就是可独立成篇的绝妙的散文自述；契诃夫的独幕剧《论烟草有害》，其实就是一篇幽默讽刺散文；夏多布里盎的小说《阿达拉》的“序幕”，早已被公认为是一篇写景的上好佳品。

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与可能来看，产生文学散文的层面与途径远比诗歌、小说、戏剧来得广泛；同样，从写作者的条件与可能来看，产生文学散文的层面与途径也比诗歌、小说、戏剧来得广泛，因为不论是诗歌、小说与戏剧的创作，都需要一定的专门艺术技巧，散文的写作却相对要简单一些。不论是出于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的目的，人际关系与交往的需要，还是出于学术文化与哲学思辩的热情，不论是由于现实景观与见闻的引发，还是个人心绪与性灵的萌动，只要具有优良的语言修养以及谋篇布局的技艺，

有意识地追求一定的艺术意境，或大则成书，或小则成篇，即使从简营造，短小精悍，都可成为文学散文佳品。因此，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文学散文的创作量往往实际上要大于诗歌、小说与戏剧的创作量，由于性质与内容的不同，它又有着哲理散文、历史散文、记事散文、描述散文、抒情散文、政论散文、文论散文以及交往应酬散文等等各种门类，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散文帝国。如果只承认闲适性的散文才是散文，岂不就把其他种类、数量庞大的散文拒之于法门之外，让它们成为了野鬼孤魂？如果只把散文的领域局限于闲适性的散文，那岂不是把散文王国的大片领土生割出来、弃之不顾？如果不把它们称之为散文，那么又能称之为什么呢？照笔者的理解，那些为人广为传闻的闲适美文精品，要说是构成了散文的紫禁城，然而，在紫禁城之外，还有更大的京城、京畿，还有辽阔的外省边陲，如果只局限于紫禁城中，那岂不成了退位的溥仪？鲁迅在《南腔北调集》的《小品文的危机》一文里，就把这种闲适性的散文称之为“散文小品”，甚至称为“小摆设”，显然就没有把它当做一个“泱泱大国”来看待。

本着以上的理解来规划这套散文选集，我们有意识地拓宽了选题的范围，将一些历史论著，哲理著作，政论演说，文艺评论，回忆录，以及日记书信中有文采、有一定的形象性、堪称文学散文的佳篇选入，也许，在这里，散文的边界有时会显得有点模糊，但总比割舍了一大片领土要强。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立意。

第二个立意说起来比较简单，那就是力求在篇目内容、译文采用上与过去已经出版的多种散文选本避免有任何雷同与重复。经各卷选编者的努力，在我国第一次译介的篇目占各卷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以上不等；有一部分文学史上公认的散文名篇，国内有关散文选本已有译介者，则尽可能另组新译，少数即使需要从同一个有关译本中选取者，则务在选取角度与所选段落上与已有的散文选本避免雷同。

文化积累是一项社会性的、需要大家添砖加瓦的工程，对世界

散文的研究、梳理、选编、译介的工作也是这样，但愿各种选本相得益彰，各自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这套选集作为“后来者”，要与以往的选本避免重复，是很吃力不讨好的，如果读者认为我们这套选集也添加了一些自己的东西，我们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最后，谨向此套选集各卷选编者的精诚合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 序

## 高慧勤

春天是破晓的时候最好。渐渐发白的山顶,有点亮了起来,紫色的云彩微细地飘横在那里,这是很有意思的。

夏天是夜里最好。有月亮的时候,不必说了,就是暗夜里,许多萤火虫到处飞着,或只有一两个发出微光点点,也是很有趣味的。飞着流萤的夜晚连下雨也有意思。

秋天是傍晚最好。夕阳辉煌地照着,到了很接近山边的时候,乌鸦都要归巢去了,三四只一起急匆匆地飞去,这也是很有意思的。而且更有大雁排成行列飞去,随后越看去变得越小了,也真是有趣。到了日没以后,风的声响以及虫类的鸣声,不消说也都是特别有意思的。

冬天是早晨最好。在下了雪的时候可以不必说了,有时只是雪白地下了霜,或者就是没有霜雪但也觉得很冷的天气,赶快生起火来,拿了炭到处分送,很有点冬天的模样。但是到了中午暖了起来,寒气减退了,所有地炉以及火盆里的火,都因为没有人管了,以至容易变成白色的灰,这是不大好看的。(周作人译)

上面这一大段文字,是日本古典名著《枕草子》开篇的第一段。作者是10世纪末的宫廷女官清少纳言,根据她官中生活的经历,将其所见、所闻与所想,漫然记录下来,虽非有意为之,却成了日本散文的鼻祖、千古不朽的名著。从这段引文,不难看出作家对四时节气的敏锐感受,以及优雅的生活情趣。如通观全书,那种对人情机微的洞察,世态风俗的描写,宫廷生活的铺叙,尽管写的是作家一己的随感,却再现了当年宫廷生活的图景,反映了贵族阶级的审美理想。号称日本三大随笔的另外两部作品,即《方丈记》(1212)和《徒然草》(1331),受其影响自不必说,就连现代专事描写作家身边琐事的“私小说”——日本独有的现代小说形式,也可追本溯源至《枕草子》。由此可见,散文这一文学体裁,日本古已有之,而且,这种写作散文的传统,得到后世的继承和发展,历代都有佳作问世。除《方丈记》、《徒然草》外,近世有俳圣松尾芭蕉的《曝露荒野纪行》、《奥州小路》,上田秋成的《胆大小心录》等。

不过,就“散文”的概念而言,日本倒与我国古代有些相似,颇为宽泛。认为“散”,就是不受制约,因此,凡是不受韵律和字数限制,除韵文以外的一切文体,都可算作散文。所以,历史上,凡是神话、祝词、小说、传奇、民间故事、日记、随笔、评论等,统统称作“散文文学”。而相应于我国狭义上的散文,则是随笔了。随笔一词,也是取自汉语。据说始见于诗人一条兼良(1402—1481)所编《东斋随笔》一书。从宋朝范镇《东斋记事》和洪迈《容斋随笔》两本书名各取两字,编出这部收有七十八段小故事的“随笔”,虽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随笔作品。直到18世纪下半叶,国学家伴蒿溪在其《国文历代足迹》(1774)中考辨历代文体时,首次将《枕草子》称作随笔。从那以后,《枕草子》、《方丈记》、《徒然草》一类散文作品便统称为随笔了。

清少纳言在《枕草子·题跋》中说,她“只是凭了自己的趣味,将自然想到的感兴,随意记录下来”;吉田兼好在《徒然草》的序章里也开明宗义,表明其创作态度:“竟日无聊,对砚枯坐,心镜之中,琐事纷现,漫然书之,有不甚可理喻者,亦可怪也。”他们都点出了散文写作

的特点：“随意记录”与“漫然书之”。不过，将随笔作为文学的一种体裁，给予明确阐述，提出随笔的艺术性的，是另一位国学家石原正明。他在1805年刊行的《年年随笔》中说，随笔是将耳闻目见，心想口说之事，无论巨细，随手记叙下来，而文章，则应文采斐然，情感盈溢，力戒生硬拙劣，格调不高。只有那种有才气，有学识，有文笔的作品，方能妙趣横生。所以，日本的散文，从一开始就注重散，美，趣。

近代以来，西方的Essay概念传入日本，从此以后，凡不具文学性的散文体作品，便不再称作随笔。随着文学的现代化，散文也进入了现代时期。明治时期的散文，虽然继承了古典的传统，可是，传统散文的观念、模式、文体等等，已不能充分表达思想感情。现代散文是“‘人’的发现的产物”，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突破了传统散文的框架，人的觉醒、自我意识与个性解放，使散文创作焕然一新。尤其西方的散文予日本以极大的影响，屠格涅夫、爱默生、华兹华斯等人的作品，打开了他们的眼界，展现一个全新的艺术天地。特别是本世纪初，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使日本的小说经历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语言文体也从“言文一致体”转变为口语体。这一时期的散文，同小说一样，从内容到形式，从观念到文体，也实现了彻底的转变，标志着现代散文走向成熟。

国木田独步的《武藏野》(1898)和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1900)，可以说是明治时期的散文经典。他们基本上脱离了汉文调，无论是创作态度，抑或是作品内涵，都与过去有所不同：以表现个性为主，真诚地抒发内心的情感以及对人生的思索。岛崎藤村也以其诗人的情怀，细腻的笔致，写有大量散文，《千曲川风情》是为名篇。森鸥外与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文学的两大文豪，在小说创作与文学启蒙之余，也涉足散文。森鸥外的《尊重历史与摆脱历史束缚》、《藏红花》、《空车》，夏目漱石的《伦敦塔》、《幻影之盾》、《薙蓬行》、《十夜梦》、《随想录》等，都是散文中的精品。他们的散文直指人性的本质，揭示人生的真谛，大抵具有人生论的特色。而这也是明治散文的一大特点。

到了本世纪一二十年代,散文创作蔚然称盛,各派作家纷纷写出独具特色的散文随笔。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古典散文的优秀传统,同时把明治时期的现代散文拓展得更多样更绚烂。白桦派的志贺直哉、有岛武郎,唯美派的永久荷风、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水上瀧太郎,新思潮派的芥川龙之介、菊池宽、久米正雄,新感觉派的川端康成,以及私小说作家广津和郎、宇野浩二,诗人北原白秋、萩原朔太郎,还有以平塚雷鸟为首的“蓝袜子社”的女作家,相继发表别具情趣的散文随笔。像水上瀧太郎的《贝壳驱逐》,芥川龙之介的《侏儒的话》等,当时都是颇具影响的佳作,既发扬了人生论的特点,又具有文明批评的锐利锋芒。这一时期,除了文学家写散文,学者专家中也有不少能文之士。如阿部次郎、安倍能成、和辻哲郎、三木清、谷川彻三等人的哲学随笔,寺田寅彦、中谷宇吉郎等的科学随笔,柳田国男、折口信夫的民俗随笔,都写得意蕴隽永,清新别致。其中阿部次郎的《三太郎日记》,当年曾传颂一时,书中热烈的求索精神,折射出理想主义的光芒,在青年中引起颇大的反响。

二次大战后,随着社会的发展,精神的解放,各种新思潮与新观念的迭起,都给散文注入了新内容与新韵致。正宗白鸟、内田百闲、井伏鱒二、野间宏、中村真一郎、井上靖、水上勉、开高健、五木宽之、北杜夫、小田实、宫本辉、立松和平等新老作家各展长才,各抒性情。既有清隽闲适的短篇小品,也有雄辩宏丽的长篇随笔;既有抒情写意之作,也有讽时刺世之文。而幸田文、圆地文子、中西宽子、大庭美那子、富冈多惠子等一大批女作家的散文,婉约细腻,灵秀俊美,更是锦上添花。

与此同时,其他各领域中也高手如云,名篇佳作令人瞩目。大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福井谦一等的科学随笔,唐木顺三、梅原猛的哲学随笔,都是对战前这类散文的继承与发展,情深趣永,别具一格。河上彻太郎、小林秀雄、桑原武夫、吉川幸次郎、龟井胜一郎、山本健吉、加藤周一等评论家与学者的散文也文情并茂,独有其妙。至于画家东山魁夷,

音乐家武满彻等人的散文,写得清丽俊逸,令人赏心悦目。这些学者、艺术家,不仅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取得很高的成就,而且,精通外文,对东西方文化都有深刻了解,他们的散文视角独特,内涵丰富。

6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日本进入了“情报化社会”。高度紧张的生活竞争中,“一般人对任何事物都表现出足够的热情,同时又都缺乏持久的关注。”散文这一活泼灵动的体裁,显然更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也更易于为现代人所接受。散文创作,自然也愈加繁荣。新的时代必有新的大家,新的佳作;在题材内容与形式上,也必将有新的感受与新的开拓。而这,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介绍。

本卷所选日本散文,上起平安朝的清少纳言,下迄当代的立松和平,约70余家近百篇作品,时间跨度千余年。对日本的散文,虽不足以见全豹,但约略可见一斑。其中,冈仓觉三、铃木大拙、柳宗悦、水尾比吕志等人的文章,严格说来更偏重于学术,但因内容论及日本文化与审美特点,且文采斐然,出于较为宽泛的散文概念,也一并收入集中。再者,由于时间仓促,资料有限,有些名家名作,原文无处搜求,只好付阙,深以为憾。不当之处,尚祈读者批评指正。

1996年1月